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
第七十四回 符彌軒逆倫幾釀案 車文琴設謎賞春燈

當下符最靈走了進來，伯述便起身讓坐。符最靈看見我在座，便道：「原來閣下也在這裡。早上我荒唐得很，實在餓急了，才蒙上一層老臉皮。」我道：「彼此同居，這點小事，有甚麼要緊！」伯述接口道：「怎麼你那位令孫，還是那般不孝麼？」符最靈道：「這是我自己造的孽，老不死，活在世界上受這種罪！我也不怪他，總是我前一輩子做錯了事，今生今世受這種報應！」伯述道：「自從上半年他接了你回去之後，到底怎樣對付你？我們雖見過兩回，卻不曾談到這一層。」符最靈道：「初時也還沒有甚麼，每天吃三頓，都是另外開給我吃的。」伯述道：「不同在一起吃麼？你的飯開在甚麼地方吃？」符最靈道：「因為我同孫媳婦一桌吃不便當，所以另外開的。」伯述道：「到底把你放在甚麼地方吃飯？」符最靈囁嚅著道：「在廚房後面的一間柴房裡。」伯述道：「睡呢？」符最靈道：「也睡在那裡。」伯述把桌子一拍道：「這還了得！你為甚麼不出來驚動同鄉去告他？」符最靈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如此一來，豈不是送斷了他的前程。況且我也犯不著再結來生的冤仇了。」伯述歎了一口氣道：「近來怎樣呢？」符最靈又喘著氣道：「近來一個多月，不是吃小米粥（小米，南人謂之粟，無食之者，惟以飼鳥。北方貧人，取以作粥），便是棒子饅頭（棒子，南人謂之珍珠米。北人或磨之成屑，調蒸作饅頭，色黃如蠟，而粗如砂，極不適口，謂之棒子饅頭，亦貧民之糧也），吃的我胃口都沒了，沒奈何對那廚子說，請他開一頓大米飯（南人所食之米，北方土諺謂之大米，蓋所以別於小米也），也不求甚麼，只求他弄點鹹菜給我過飯便了。誰知我這句話說了出去，一連兩天也沒開飯給我吃；我餓極了，自己到灶上看時，卻已是收拾的乾乾淨淨，求一口米泔水都沒了。今天早起，實在捱不過了，只得老著臉向同居求乞。」伯述道：「鬧到如此田地，你又不肯告他。我勸你也不必在這裡受罪了，不如早點回家鄉去罷。」符最靈道：「我何嘗不想。一則呢，還想看補個缺；二則我自己年紀大了，啣繩畫符都幹不來了，就是幹得來，也怕失了他的體面。家裡又不曾掙了一絲半絲產業，叫我回去靠甚麼為生。有這兩層難處，所以我捱在這裡，不然啊，我早就拔碇了（拔碇，山東濟南土諺，言捨此他適也）。」伯述道：「我本來怕理這等事，也懶得理。此刻看見這等情形，我也耐不住了。明日我便出一個知單，知會同鄉，收拾他一收拾。」符最靈慌忙道：「快不要如此！求你饒了我的殘命罷！要是那麼一辦，我這幾根老骨頭就活不成了！」伯述道：「這又奇了！我們同鄉出面，無非責成他孝養祖父的意思，又何至關到你的性命呢？」符最靈道：「各同鄉雖是好意，就怕他不肯聽勸，不免同鄉要惱了。倘使當真告他一告，做官的不知道我的下情，萬一把他的功名幹掉了，叫我還靠誰呢？」伯述冷笑道：「你此刻是靠的他麼！也罷，我們就不管這個閒事，以後你也不必出來訴苦了。」符最靈被伯述幾句話一搶白，也覺得沒意思，便搭訕著走了。

應暢懷連忙叫人來，把符最靈坐過的椅墊子拿出去收拾過，細看有蟲子沒有。他坐過的椅子，也叫拿出去洗。又叫把他吃過茶的茶碗也拿去了，不要了，最好摔了他。你們捨不得，便把他拿到旁處去，不要放在家裡。伯述見他那種舉動，不覺愣住了，問是何故。暢懷道：「你們兩位都是近視眼，看他不見。可知他身上的蟲子，一齊都爬到衣服外頭來了，身上的還不算，他那一把白鬍子上，就爬了七八個，你說膩人不膩人！」伯述哈哈一笑，對我道：「我是大近視，看不見，你怎麼也看不見起來？」我道：「我的近視也不淺了。這東西，倒是眼不見算乾淨的好。」正說話時，外面用人嚷起來，說是在椅墊子上找出了兩個蟲子。暢懷道：「是不是。倘使我也近視了，這兩個蟲子不定往誰身上跑呢。」大家說笑一陣，我便辭了回去。

剛到家未久，彌軒便走了過來，彼此相見熟了，兩句寒暄話之外，別無客氣。談話中間，我說起彼此同居月餘，向不知道祖老夫人在侍，未曾叩見，甚為抱歉。彌軒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！家祖年紀過大，厭見生人，懶於酬應，雖迎養在京寓，卻向不見客的。」我道：「年紀大的人，懶於應酬，也是人情之常；只是老人家久鬱在家裡，未免太悶，不知可常出來逛逛？」彌軒道：「說起來我們做晚輩的很難！寒家本是幾代寒士，家訓相承，都是淡泊自守。只有到了兄弟，僥倖通籍，出來當差。處於這應酬紛繁之地，勢難仍是寒儒本色，不免要隨俗附和，穿兩件乾淨點的衣服，就是家常日用，也不便過這於儉嗇；這一點點下情，想來當世君子，總可以原諒我的。然而家祖卻還是淡泊自甘。兄弟的舉動支消，較之於同寅中，已是省之又省的了。據家祖的意思，還以為太費。平日輕易不肯茹葷，偶見家人輩吃肉，便是一場教訓。就是衣服一層，平素總不肯穿一件綢衣，兄弟做了上去請老人家穿，老人家非但不穿，反惹了一場大罵，說是『暴殄天物，我又不應酬，不見客，要這個何用』。這不是叫做小輩的難過麼。兄弟襤褸時，先嚴、慈便相繼棄養，虧得祖父撫養成人，以有今日，這昊天罔極之恩，無從補報萬一，思之真是令人愧恨欲死！」我聽了他這一席話，不住的在肚子裡乾笑，只索由他自言自語，並不答他。等他講完了這一番孝子順孫話之後，才拉些別的話和他談談，不久他自去了。

到了晚上，各人都已安歇，我在枕上隱隱聽得一陣喧嚷的聲音，出在東院裡。側耳細聽，卻聽不出是嚷些甚麼，大約是隔得太遠之故。嚷了一陣，又靜了一陣；靜了一陣，又嚷一陣。雖是聽不出所說的話來，卻只覺得耳根不得清淨，睡不安穩。到得半夜時，忽聽得一陣「匆匆」之聲，甚是利害。接著又是一陣亂嚷亂罵之聲，過了半晌，方才寂然。我起先聽得「匆匆」之聲之時，便披衣坐起，側耳細聽。聽到沒有聲息之後，我的睡魔早已過了，便睡不著，直等到自鳴鐘報了三點之後，方才朦朧睡去。

等到一覺醒來，已是九點多鐘了，連忙起來，穿好衣服，走出客堂。只見吳亮臣、李在茲和兩個學徒、一個廚子、兩個打雜，圍在一起，竊竊私語。我忙問是甚麼事。亮臣早已看見我出來，便叫他們盥洗臉水，一面回我說沒甚麼事。我一面要了水漱口，接著洗過臉，再問亮臣、在茲：「你們議論些甚麼？」亮臣正要開言，在茲道：「叫王三說罷，省了我們費嘴。」打雜王三便道：「是東院符老爺家的事。昨天晚上半夜裡，我起來解手，聽見東院裡有人吵嘴，我要想去聽聽是甚麼事。走到那邊，誰想他們院門是關上的，不便叫門，已經想回來睡覺了。忽然又想到咱們後院是統的，就摸到後院裡，在他們那堂屋的後窗底下偷聽。原來是符老爺和符太太兩個在那裡罵人，也不知他罵的是誰，聽了半天，只聽不出。後來輕輕的用舌尖把紙窗舐破了一點，往裡面偷看，原來符老爺和符太太對坐在上面，那一個到我們家裡討飯的老頭兒坐在下面，兩口子正罵那老頭子呢。那老頭子低著頭哭，只不做聲。那符太太罵得最出奇，說道：『一個人活到五六十歲，就應該死的了，從來沒見過八十多歲人還活著的！』符老爺道：『活著倒也罷了，無論是粥是飯，有得吃吃點，安分守己也罷了；今天嫌粥了，明天嫌飯了！你可知道要吃好的，喝好的，穿好的，是要自己本事掙來的呢。』那老頭子道：『可憐我並不求好吃好喝，只求一點兒鹹菜罷了。』符老爺聽了，便直跳起來說道：『今日要鹹菜，明日便要鹹肉，後日便要雞鴨魚鵝；再過些時，便燕窩魚翅都要起來了！我是個沒補缺的窮官兒，供應不起！』說到那裡，拍桌子打板凳的大罵；罵了一回，又是一回，說的是他們山東土話，說得又快，全都是聽不出來。罵到熱鬧頭上，符太太也插上了嘴，罵到快時，卻又說的是蘇州話，只聽得『老蔬菜』（吳人詈老人之詞）、『殺千刀』兩句是懂的，其餘一概不懂。罵穀了一回，老媽子開上酒菜來，擺在當一張獨腳圓桌上，符老爺兩口子對坐著喝酒，卻是有說有笑的；那老頭子坐在底下，只管抽抽咽咽的哭。符老爺喝兩杯，罵兩句；符太太只管拿骨頭來逗著叭兒狗頑。那老頭子哭喪著臉，不知說了一句甚麼話，符老爺登時大發雷霆起來，把那獨腳桌子一掀，『匆匆』一聲，桌上的東西翻了個滿地，大聲喝道：『你便吃去！』那老頭子也太不要臉，認真就爬在地下拾來吃。符老爺忽的站了起來，提起坐的凳子對準了那老頭子摔去，幸虧旁邊站著的老媽子搶著過來接了一接，雖然接不住，卻擋去勢子不少，那凳子雖還摔在那老頭子的頭上，卻只摔破了一點頭髮；倘不是那一擋，只怕腦子也磕出來了！」我聽了這一番話，不覺嚇了一身大汗，默默自己打主意。

到了吃飯時，我便叫李在茲趕緊去找房子，我們要搬家了。在茲道：「大臘月裡，往來的信正多，為甚忽然要搬家起來？」我道：「你且不要問這些，趕著找房子罷。只要找著了空房子，合式的自然合式，不合式的也要合式，我是馬上就要搬的。」在茲道：「那麼說，繩匠衙衛就有一處房子，比這邊還多兩間；也是兩個院子，北院裡住著人，南院子本來住的是我的朋友，前幾天才

搬走了，現在還空著。」我道：「那麼你吃過飯趕緊去看，馬上下定，馬上今天就搬。」在茲道：「何必這樣性急呢。大臘月裡天氣短，怕來不及。」我道：「怕來不及，多僱兩輛大敞車（敞之為言露天也，敞車無頂篷，所以載運貨物者），一會兒就搬走了。」在茲答應著，飯後果然便去找房東下定，又趕著回來招呼搬東西。趕東西搬完了，新屋子還沒拾掇清楚，那天氣已經斷黑了，便招呼先吃晚飯。晚飯中間，我問起李在茲：「你知道今天王三說的，被符彌軒用凳子摔破頭的那老頭子，是彌軒的甚麼人？」在茲道：「雖是兩個月同居下來，卻還不得底細，一向只知道是他的一個窮親戚。」我道：「比親戚近點呢？」在茲道：「難道是自家？」我道：「還要近點。」在茲道：「到底是甚麼人？」我道：「是他嫡親的祖父呢！」在茲吐舌道：「這還了得！」我道：「非但是嫡親的祖父，並且他老子先死了，他還是一個承重孫呢。你想今天聽了王三的話，怕人不怕人？萬一弄出了逆倫重案，照例左右鄰居，前後街坊，都要波及的，我們好好的作買賣，何苦陪著他見官司，所以趕著搬走了。此刻只望他昨天晚上的傷不是致命的，我們就沒事；萬一因傷致命，只怕還要傳舊鄰問話呢。」當下我說明白了，眾人才知道我搬家的意思。一連幾日，收拾停妥了，又要預備過年。

這邊北院裡同居的，也是個京官，姓車，號文琴，是刑部裡的一個實缺主事，卻忘了他在那一司了。為人甚是風流倜儻。我搬進來之後，便過去拜望他；打聽得他宅子裡只有一位老太太，還有一個小孩子，已經十歲，斷了弦七八年，還不曾續娶。我過去拜望過他之後，他也來回拜。走了幾天，又走熟了。

光陰迅速，殘冬過盡，早又新年。新年這幾天，無論官商士庶，都是不辦正事的。我也無非是看看朋友，拜個新年，胡亂過了十多天。

這天正是元宵佳節，我到伯述處坐了一天，在他那裡吃過晚飯，方才回家。因為月色甚好，六街三市，甚是熱鬧，便和伯述一同出來，到各處逛逛，繞著道兒走回去。回到家時，只見門口圍了一大堆人。擡頭一看，門口掛了一個大燈，燈上糊了好些紙條兒，寫了好些字，原來是車文琴在那裡出燈謎呢。我和伯述都帶上了眼鏡來看。只見一個個紙條兒排列得十分齊整，寫的是：

- 一 弔者大悅，《論語》一句
- 二 斗，藥名一
- 三 四，《論語》一句
- 四 子不子，《孟子》一句
- 五 硬派老二做老大，《孟子》一句
- 六 不可奪志，《孟子》一句
- 七 颶，《書經》一句
- 八 徐稚下榻，縣名一
- 九 焚林，字一
- 十 老太太，字一
- 十一 楊玉環嫁王約，縣名一
- 十二 地府國喪，《聊目》一
- 十三 霹靂，《西遊》地名一
- 十四 開門見山，《水滸》渾一
- 十五 一角屏山，《水滸》渾一
- 十六 丁，常語一句
- 十七 廣東地面，《孟子》一句
- 十八 宮，《易經》一句
- 十九 監照，《孟子》一句
- 二十 鳳鳴岐山，《紅樓》人一

看到這裡，伯述道：「我已經射著好幾條了，請問了主人，再看底下罷。」說話時，人叢裡早有一個人，踮著腳，伸著脖子望過來。看見伯述和我說話，便道：「原來是□老爺來了（第一回楔子，敘明此書為九死一生之筆記，此九死一生始終以一『我』字代之，不露姓名，故此處稱其姓之處，仍以□代之。），自己一家人，屋裡請坐罷。咱們老爺還在家裡做謎兒呢。」原來是車文琴的家人在那裡招呼。我便約了伯述，回到文琴那邊去。才進了大門，只見當中又掛了一個燈，上面寫的全是《西廂》謎兒：

- 二十一 一杯悶酒尊前過
- 二十二 天兵天將捉嫦娥
- 二十三 望梅止渴
- 二十四 相片
- 二十五 破鏡重圓
- 二十六 啞巴看戲
- 二十七 北嶽恒山 三句
- 二十八 走馬燈人物
- 二十九 藏屍術
- 三十 謎面太晦
- 三十一 虧本潛逃
- 三十二 新詩成就費推敲 白一字
- 三十三 強盜宴客
- 三十四 打不著的燈謎

我兩人正看到這裡，忽然車文琴從裡面走了出來，一把拉著我手臂道：「請教，請教。」我連說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於是相讓入內。

正是：門前榜出雕蟲技，座上邀來射虎人。未知所列各條燈謎，均能射中否，且待下回再記。